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三十回 呂駙馬講情金鑾殿 唐鐵牛被擒豔陽樓

阮英被金瓜武士推到午朝門外，就綁在了樁檣。「小八義」弟兄來到裡邊祭奠，一個個放聲痛哭。「兄弟呀，你要死了，我們也不活著啦！」周景龍聲音發抖：「兄弟，你這都是為了哥哥我呀！兄弟，你要死啦，哥哥我還能活下去嗎？」

「哥哥，你應該好好活下去。我就盼著哥哥你能早日給我全家人報仇，為國除奸。千萬別為了我，誤了大事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兄弟呀，照你這樣，哥哥們這心裡像刀攪的一樣。等一會兒，我到大飯莊給你包一桌酒席送來，吃飽了喝足了然後你再死。」

不大一會兒的工夫，他用食盒給弄來了一桌酒席，好幾層的食盒，給阮英就擺到這了。

「兄弟，你喝幾杯，鬧個撐死鬼別鬧個餓死鬼。」

「行。我也吃，我也喝，你看我心裡多高興啊！我根本沒往心裡去。來來來，你們喂喂我！」阮英啊，這肉到嘴裡，不知道肉味，酒到嘴裡，不知道酒香！阮英無非是安慰弟兄們，怕他們難過。你道阮英心裡好受嗎？他心裡想：我認輸，沒鬥過蔡京，這一定是他們給我安的賊。那幾個太監說，那個人跟我長的一樣，是有這麼回事，還是他們瞎說呢？唔！不管怎麼的，我阮英生有處死有地，該我今年十九歲就死到東京汴梁的午朝門外，那我就等著死吧！

炮，第一聲都響過了，「當」。弟兄們的心更涼了。圍法場的那些宋兵頭目過來說：

「狀元，眾位你們都請出去吧！一會兒就要開刀了，您再在裡邊就不方便了，請出，請出吧！」

周景龍眼巴巴看著阮英，就退出了法場。

第二聲炮，「當——」也響了。就差第三聲炮了。

蔡京在朝房裡頭：「來人，外頭準備好了沒有？等候開刀！」就在這緊要的關頭，「啞，啞啞」，「駙馬千歲到！」駙馬呂剛走下了八抬大轎，來到了法場跟前，一看他們弟兄們站在外頭正哭呢。周景龍看老師來了，「撲通」跪下：「恩師！」

「起來，起來。」

「駙馬，駙馬，駙馬，我給你磕頭啦！」

「起來，起來。這是把阮英綁到法場了吧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噢，尉遲霄不要啼哭。阮英犯了什麼罪啦？」

「胡說印殺人啦，怎麼殺娘娘，怎麼回事啦？……」尉遲霄傻呵呵也說不清楚。周景龍把事情經過，跟駙馬講說了一遍。駙馬先來到火工司的跟前：「把火捻踩滅了，第三聲炮不許再放了。我上金殿給他講情，我要是不回來，誰也不許放炮，誰要敢放這聲炮，我要你的命！」「是，駙馬千歲！」火工司把藥捻就踩滅了。

駙馬來到法場裡頭，來見阮英。阮英剛才咬著牙，跟弟兄們生離死別都沒哭，這回一見到駙馬呂剛啊，阮英這淚就下來了。

「駙馬千歲，我尋思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您啦！」

「別難過。阮英你放心，我豁出我這條命不要，我也要保你。我全明白，這裡頭定有緣故。」

駙馬呂剛就來到了朝房：「告訴內侍上殿奏明皇上，說我到了！」這時駙馬呂剛就看著蔡京在旁邊坐著呢，蔡京沒敢和駙馬對眼光，把目光避開了。心想：哎呀，呂剛你怎麼這個時候來了？哼！

駙馬瞅瞅蔡京，氣不打一處來。

「萬歲有旨，宣駙馬上殿！」

駙馬呂剛來到殿上：「吾皇萬萬歲！皇兒叩頭。」

「皇兒，聽說這兩天你身體不好，不在府中休息，今日來到金殿為何？皇兒站起來，旁邊坐下。」

「萬歲，我先不站起來。我聽見外頭放炮，要殺人，但不知要殺哪一個？要斬什麼人？」

皇上一聽就明白了。你打外頭來的，你能不知道嗎？「皇兒，我殺的是南路招討使阮英。」

「萬歲，不知南路招討使阮英身犯何罪？聽說印藏軍山得勝而歸，應該給他慶功，為什麼反來把他推出午門斬首？」

「皇兒，你明知故問啊！」

「我真的不知道。」

皇上說是這麼這麼一回事。

「噢！殺死太監馮橫，誰做干證？」

「有四名小太監。」

「萬歲，您看見了嗎？」

「朕沒看見。」

「萬歲，眼見為實，耳聽為虛。萬歲，沒有親眼目睹，就不能肯定說是阮英乾的。我今天來了，就專為給他講情而來，我給他講情並非想的私人恩怨而是想的我主江山，阮英乃國家的人才，國家的棟樑。我聽人說啦，藏軍山沒有他，未必能取到今天這個結果，給你找回九龍珍珠冠。他置生死於不顧，多次探山，多次遇險，憑一顆忠心，換得國寶回歸。吾皇萬萬歲！請您三思。一定得三思而後行啊！」

「皇兒，你來晚了。成命難收，不能挽回了。監斬使已經到了朝房，這就準備開刀啦。皇兒你回府去吧！」

「萬歲，沒殺就不晚。人頭還沒剝下來。看到皇兒我多年為國盡忠的面上，把阮英南路招討使饒了吧！」

「此人惡根未斷，留之必成後患。」

「萬歲，今天我來了，您饒也得饒，不饒也得饒。您要是真不饒他，」駙馬把烏紗摘下來了，「您先把我殺了。我是為國盡忠，保護棟樑。您現在忘了，交趾國王哈天棟連環戰表連來了好幾道，眼看就進犯中原，國家正在用將之際，您卻斬殺阮英，我願以我之死換他一生，您莫忽略，阮英可以抗敵衛國！吾皇萬萬歲，請賜為臣一死。」

「這個……皇兒啊，你太過了把？」

「萬歲，我比他歲數大。我死了，朝綱裡有的是我這樣的。他要是死了，再沒有這樣的人才了。」駙馬在這磨上了，命都不要了。

這時皇上的閨女女婿呀，皇上的姑老爺呀！

「這……也罷，既然這樣，皇兒你站起來，我把他死罪饒過，押入天牢。等事情調查清楚，再行發落。」

駙馬一聽，也行。只要有緩和就行。「多謝萬歲！」「把阮英推回來。」駙馬這算給講下情了，阮英的命暫時算保住了。

把阮英的腳鐐、手銬、脖鎖三大件刑具戴好啦，命金瓜武士推入了天牢。

「眾愛卿，沒有別的朝事，朕要捲簾朝散、駕轉回宮。」

蔡京這道監斬旨意，也追回來了。老蔡京乾生氣，眼看阮英腦袋掉了，這又長住了。嘿嘿，阮英啊，你這條命怎麼這麼大呀！滿朝文武都下了殿。駙馬呂剛來到了午朝門，小八義弟兄就圍過來。「多謝駙馬！」「多謝駙馬！」「多謝老師！」

「不要謝我。我這也算為國盡力。孩兒，咱們分析一下，他們說幾個太監作干證，說這個人跟阮英長得一模一樣。可跟阮英長得一樣的人，不多呀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我說也是。還是他們瞎說的呢，還是真有這麼個人？」

駙馬說：「根據那幾個太監做的證明，也許有這麼個人。」

「能全一樣嗎？」

駙馬說：「我立刻下令，叫京城兵馬司，東京汴梁城挨家挨戶給我調查清楚，瘦小枯乾的小個，全抓來，我要好好審問明白。是誰冒充阮英進宮行刺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老師，就得您大力幫忙了。」

「好。我先回府，你們弟兄也動動腦筋。」

弟兄們也回府了。唐鐵牛說：「這玩意兒上哪找那個假猴去？」

周景龍命自己的弟兄，大伙動動腦筋吧。唐鐵牛帶著金貴，兩個人青衣小帽，化了裝就出府啦。

唐姓子一想，到外頭留點神，這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。肯定他得會武術。他是武林高手，要不然能進皇宮嗎？也許是蔡京買通的人。這老小子，真難門啊！要想把他鼓搗倒了，也不太容易。唐鐵牛領著金貴，哥倆溜溜達達，他們來到大街上，一看旁邊有一家賭場，大敞著門，裡邊吵吵八伙的，「四五六！」「眼猴！」

「老九，進去看看。這地方，最能發現壞人。」他們兩人就進去了。

大長筒的房子，好幾撥兒，在那擲色子呢。

「這地方還不小啊！三哥，上這來幹什麼？」

「噓！找假猴啊！」

唐鐵牛個矮，看不見，人家都個高啊。「借光，借光！」他一撥拉跟金貴就擠進來了。他哥倆一進來，第一眼就看見乾巴老頭啦。唐姓子一想，上回我回京報信，見到這乾巴老頭打拳賣藝，還總挨欺負，我給他過錢。這老頭今天跑這起鬨來了。見他哆哆嗦嗦地由身上也不知道拿出多少錢來，他也押上了。

再看，設賭場的那個頭頭，手裡拿著色子。「押押押，多押多撈。」這個小子把色子「啪」一支，支了個「六猴」，把錢都收回去了。沒有比他更高的了。旁邊有些人又押錢，大伙都擲，點全小，他又一擲，還是大點。唐鐵牛說印這手怎麼這麼好使？乾巴老頭急了：「我錢都輸了，我得看看是怎麼輸的。」這乾巴老頭就把色子搶過來了，用手一捏，色子碎了，一看裡頭拿鉛灌的，有個鉛球。「哎呀！」老頭說，「你們可有點太不說理了。我們要擲色子擲得點小，怨我們手氣不壯，該倒霉，就是輸了我們也認頭。你們不該弄虛作假呀！這麼贏我們的錢，我們有點不服哇！」

這裡頭這個頭頭，一聽這話就火啦，「嘯」就給這老頭一拳：「你個老傢伙，一個老花子，你帶多少錢？你跑這胡說八道！」過來就給老頭一腳，老爺子就倒下了。他們這裡屋，有不少打手，門簾一挑，出來十多個，把老頭摠地上捶巴了一頓。老頭說：「別打，別打！」

唐鐵牛一看：「唉，幹什麼欺負人哪？你們弄虛作假騙人，不許人家說話怎麼的？我告訴你們老實點。你們要把老頭打死，我讓你們抵償。」

「你算幹什麼的？你知道我們這裡是誰開的賭場？」

「誰開的又怎麼樣？」

「告訴你說，我們賭場是我們少爺高登開的，人送外號花太歲美金剛。姓小子，你願意在這玩就玩一會兒，不願玩你滾出去！」

「嗨！兔崽子你有眼不識金鑲玉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我是專管你們少爺的。」唐姓子奔他們就一拳頭。這一拳頭把那個就打倒了。「噹裡撲楞」，不一會兒工夫，被姓子打倒了十啦多個，這個腮幫子腫了，那個牙花子破了，流出血啦。「哎呀，這個姓子有兩下子！」金貴那小拳頭也挺厲害，也打了好幾個。這幫小子急啦，不少都帶了傷啦。「哎呀，這倆人挺厲害呀！今天不能叫他們跑了，一定好好教訓教訓他們。」

唐鐵牛一揚手：「老九，走！沒工夫跟他們扯閒白，出去溜達溜達。」

「別讓他走了！」……

唐姓子就出了大門啦。剛一出門，由前邊來了有二十多個家將，當中有一匹馬。「我們高少爺來啦！」花太歲美金剛高登來了，只見一人跳下了白馬。唐鐵牛正好跟他碰上。哎呀！一看這小子這個個呀，九尺開外，他要拔直了腰板，能有一丈高。有點水蛇腰。這一張臉長的，真嚇人，白煞煞的一張大長臉，八字眉，一對三角眼，鷹勾鼻子，耷拉嘴角，就像個喪門弔客。二十六、七歲。頭上是彩緞紮巾，身上穿彩緞箭袖花袍，腰裡掛著寶劍，穿著紅中衣，腳下是一雙薄底靴。這小子忙問：

「出了什麼事情啦？」

「少爺，就這兩小子跑這來攪鬧咱們的賭場。」

「攪鬧賭場？唉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你問我呀？我什麼都乾。」

「什麼都乾？你知道這個賭場是誰設的嗎？」

「噶！皇上二大爺設的我也不怕。」

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我爹爹是高太尉。人送我外號花太歲美金剛，我叫高登。」

唐鐵牛聽說過這幫小子，是朝裡頭四大奸黨的兒子，成為四霸：童滿、高登、楊歲、蔡猛。這小子高登，武功不錯。他在這設賭場，什麼壞事都乾。唐鐵牛說：「沒別的，你們裡頭弄虛作假欺騙人。我今天到這，管點閒事。這麼說吧，好說好散。我沒工夫跟你們扯閒白，我要走啦。」

「別動！攪了我的賭場，就這麼輕鬆地走了？我得教訓教訓你。」

「哎呀，什麼？你要教訓我？小子，我還沒教訓你呢！」

「刷——」花太歲美金剛由打馬鞍橋得勝鉤，摘下來一條青銅大棍，奔著唐鐵牛就砸來啦。這小子，都是蠻橫不說理的主。唐鐵牛摘下鐵棒槌，就跟這花太歲美金剛在這大街上打起來了。打的工夫不算太大，高登往旁邊一閃身。唐姓子一想，兔崽子，趁著別人不知道，我就砸死你吧！我砸死你之後，也算給老百姓出一口氣。高登剛往西邊抽身要走，唐姓子往下追，沒追出多遠，「咣當」，高登沒敗，假敗，一使眼色，有人撒下了絆腿繩子，把唐鐵牛就絆倒了，唐鐵牛被他們給綁起來了。金貴小孩在遠處一看：「三哥，」「我說老疙瘡。不許過來，你快跑！」唐鐵牛知道，老九是個孩子，別讓老九吃了虧，出了事。再說，我被他們拿住了，你得給送信去。話是沒那麼說。「老九，快跑！」他一嚷老九快跑，金貴就「刷刷……」撒腿跑了，唐鐵牛再往屋裡頭看，那乾巴老頭沒啦。姓子心想，我尋思把老頭給打半死了，怎麼一眨巴眼工夫，這老爺子就沒有了呢？這老頭跑了也挺好，我是被他們抓住啦！

花太歲美金剛高登上了馬，有人推著唐鐵牛，帶著惡奴家將，就回了府啦。他跟他爹高球，是一宅分兩院，都是高家府，不

在一個院裡。花太歲美金剛高登自己有個大院，就好像另有一座府似的。他裡頭修了一座樓，叫豔陽樓。把唐鐵牛就帶到了樓上。

高登過來說：「矧子。」

「好說，你羔子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

「那你罵我。」

「你姓什麼？」

「我呀姓要。」

「叫什麼？」

「一個字，叫命。」

「你叫要命？」

「對啦！」

「你要誰的命？」

「我要你的命。」

「哈哈，膽大的矧子，你死到眼前了你還敢這麼蠻橫？」

「嘿嘿，老爺從來沒怕過死。再者說，平白無故你為什麼殺我呀？你殺了我就不犯法嗎？你隨便殺人嗎？」

「我看你挺面熟，你是不是狀元府的？」

「你認錯人了，我不是狀元府的。」

「矧小子，你是不是姓唐？」

「你想怎麼的呢？」

「你跟我說實話，你是不是姓唐？」

「我不姓唐。」

「好。來呀，先把他押到班房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往外推唐鐵牛。高登又囑咐家將：「別難為他，我自有的辦法。」

「是。」

唐鐵牛聽見了。不難為我？他大概不敢輕而易舉地動我，要不就在我身上有什麼打算？

這小子高登，經常在他家裡頭私設公堂。他這裡頭有水牢，有旱牢，抓住人隨便殺。依仗他爹的勢力呀！

把唐鐵牛押到班房裡去了。唐鐵牛在這椅子上坐著，兩個家將在裡頭伺候著。「你老實呆著吧！告訴你說，一會兒等我們少爺考慮好了，也許就收拾收拾你。」

「我不怕。我餓了，給我點吃的。」

一會兒端來一盤點心。唐鐵牛吃了幾塊點心。「我渴了。你們綁著我，我怎麼喝呀？喂喂我吧！」唐鐵牛又喝了點水。「我要拉屎。」「走吧！」出去了。一會兒又回來了。「我尿尿。」「我說你怎麼不一道走呢？怎麼還兩來著？」「我就這樣啊！」唐鐵牛實質是折騰，到那就回來啦，他哪有哇！這倆家將一想，這小子他是死催的，他不想活啦。唐鐵牛實際是耐心等待。金貴送信兒去了，什麼時候來呀？哎呀，這小子要下毒手，說不定一會兒他要我的命，誰也不知道哇！唐矧子在裡頭正琢磨著，咦？他往門口一看，乾巴老頭在那站著呢。

「二位，叫我進去。」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裡頭那個人，是我朋友。我要看看他。」

「這個人很重要，我們少爺正準備收拾他呢，你搗什麼亂去去去……」

「二位，真就不行方便嗎？」

「你找摸怎麼的？」